



破天荒第一次

蘇果尼亞科著

時代出版社

破天荒第一次

蘇果尼亞科著
清河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В. Сугоняко

Впервые в Мире

Профиздат, 1952

內 容 提 要

蘇聯是全世界最先創造聯合採煤機的國家，這種機器提高了採煤生產率，減少了礦工們的費力手工勞動。在本書中，蘇聯著名採煤工人蘇果尼耶科詳細地講述了試用聯合採煤機的情況；講述了蘇聯礦工們如何發揮創造精神幫助設計師改進聯合採煤機的構造；講述了蘇聯礦工們怎樣在黨的領導之下，爲了報答斯大林同志慈父般的關懷，團結一致，互助互愛，不斷改進使用聯合採煤機的方法，制定三班採煤制度，使每月的採煤量達到一萬噸以上。蘇果尼耶科因創造性地試用聯合採煤機而獲得一九五二年斯大林獎金。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城根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中央民族印刷廠印刷北京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6月北京初版 1954年6月第1次印刷

1-12.060冊 32千字

目次

投入所喜愛的勞動.....	一
鉋煤機的試驗.....	五
友誼關係.....	三
我們的第一個工作進度表.....	三
我們過渡到三班採煤制.....	三
友誼在鞏固着.....	四
克服一切障礙的力量.....	四
我們的斯達哈諾夫式計劃.....	四

AB21/06

投入所喜愛的勞動

在頓巴斯，有許多城市因礦工的活動而馳名，但其中最特出的則是哥爾洛夫卡。

無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街壘中，無論在擊潰德國皇家軍隊的伏羅希洛夫頓涅茨軍的赤衛隊裏，或在偉大衛國戰爭的前綫上，哥爾洛夫卡的礦工們都曾奮不顧身地、英勇大膽地參加了戰鬥。

在勞動戰綫上，哥爾洛夫卡的礦工們也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一九二〇年，在哥爾洛夫卡開始恢復被白匪放水淹沒了的礦坑。

哥爾洛夫卡的礦井中，首先發起了突擊運動。對於頓巴斯的許多礦工來說，哥爾洛夫卡「鍋爐房」●變成了高度生產工作的鍛鍊場所。在哥爾洛夫卡的「基洛夫機器製造廠」裏創造出蘇聯最初一批掘煤機，這些機器奠定了採煤工業勞動機械化的基礎。

我初次到哥爾洛夫卡的時候，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當時，哥爾洛夫卡還只是一個礦工小鎮。這個小鎮變成了我親愛的地方。在這裏，我下礦井工作，入礦業學校學習，獲得

●「鍋爐房」是比喻的意思，指產煤的場所。如說頓巴斯是蘇聯的「鍋爐房」。——譯者註。

了陡峭煤層採煤工的專門技能。青年礦工們是以自己的行業而自豪的。要知道，我們所採掘的是煉焦煤——最貴重的煤，我國工業最需要的煤。冶金工業，化學工業，以及蘇聯國民經濟中許多其他最重要的部門，都是需要它的。從這種煤中可以提煉出焦炭，化學品，顏料，藥品以及幾百種其他的材料。

青年們向哥爾洛夫卡的先進人物學習了有成效地採煤的技能。尼基塔·伊佐托夫，亞歷山大·斯切巴年科，亞列克賽·阿爾秋霍夫及其他勞動勇士，都作過我們的師傅，他們的大名不僅永遠載入了蘇聯採煤工業的史冊，並且也載入了社會主義競賽的史冊。他們曾經向我們灌輸對自己職業的愛，激發我們掌握日新月異的高度技術的願望。

當應徵入蘇軍的日子來臨的時候，我與哥爾洛夫卡告別了。我希望過兩年之後再回到親愛的礦工大家庭裏來，繼續下礦井工作，增進自己的知識，而後成爲一個技師或工程師。

但是，事實並沒有完全合乎理想。偉大衛國戰爭結束後，我從軍隊中復員了，可是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秋，我才回到哥爾洛夫卡。

有幾位一同在空軍中服務的同志，聽說我復員後準備回賴巴斯下礦井工作，就勸阻我不要這樣做。

他們勸說：「你不是有一套技術嗎？你可以到任何一個工廠去啊，工廠與礦井可不同。你可以在乾乾淨淨的車間裏工作，而不用鑽到地底下去工作啦。有什麼東西吸引你到

礦井裏去呢？」

但是，說這種話的人並不了解：我在哥爾洛夫卡生活的歲月中，已經習慣了礦工的環境，已經愛上了礦工的職業——這是我國最光榮的、爲全體人民所稱頌的一種職業。

於是，我就又到哥爾洛夫卡來了。在法西斯匪徒佔領的兩年間，這個城市遭受了非常嚴重的損害。希特勒匪徒們破壞了所有的企業，放水淹沒了礦井，焚燒和炸毀了房屋。然而，在把佔領者趕跑之後，礦工們馬上就着手恢復親愛的哥爾洛夫卡了。經過四個年頭，只有那殘留在城邊的永久碉堡和壕溝才會令人想起：這個城市裏曾經進行過激烈的戰鬥；並且在剛解放時它完全是一片廢墟。

漂亮的新房屋周圍又栽滿了花木。瀝青街道鋪好了，俱樂部和戲院也開辦起來了。各礦井中都進行着最後的恢復工作。

當我在新的、正在建築着的哥爾洛夫卡的街道上走着的時候，我想：「我國人民有多麼大的力量，他們被黨團結得多麼堅強啊！」

在黨的市委會，他們建議我去當礦井的領班，可是，我斷然拒絕了，請求派我到礦井中去當採煤工。

市委會的一位工作人員疑問地瞧了我一眼，顯然是在等待我說明理由。

「我願意在掌子裏工作，」我說。「這一方面可以溫故，一方面又可以知新。在這些年間，礦井中一定會有許許多多的變化。」

「好吧，就照你的意思辦好了。」市委會的那位工作人員回答道。「請你去溫故吧。」
……不過，我預先要告訴你：我們不能叫你長久地留在掌子裏。」
我又開始採煤了。

鉋煤機的試驗

我被派到康斯坦丁·魯棉采夫礦井去工作——這是在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奠基的採煤工業企業中的一個。戰前，當我離開哥爾洛夫卡的時候，這個礦井剛剛開工。

法西斯匪徒們對這個漂亮的新建工程絲毫未加憐惜：他們炸毀了地面上的一切建築物，運走了機器，放水淹沒了礦內的坑道設備。

只有三年的工夫，就將這個礦井恢復起來了，更確切些說，是重新建設起來了。建設者們考慮到了採礦科學一切最新的成就。「魯棉采夫礦井」的礦內坑道設備和高度機械化水平，跟其他的一些礦井相比，真可以說是鶴立雞羣了。

在礦工的勞動中也發生了一些巨大的變化。我們不再劃分短的採煤工作面，而改為劃分很長的採煤工作面；我們用強力壓氣機往採煤工作面中壓入大量的空氣；用壓縮空氣供應風鎬的事情，也調整得很好。石門和巷道都有了電燈。載重量很大的小型電機車往來奔馳。

幾乎所有的勞動過程都已經機械化了；剩下來的就只有從煤層中掘煤的手工勞動了。「是的，這真成了一個礦井工廠啦。」我一邊兒觀看礦井，一邊兒就想道。

「魯棉采夫礦井」的全體人員一直是友愛和諧地，齊心協力地工作。有不少先進的礦工，如工作段長尼古萊·米海洛維奇·魯列夫，提倡對青年礦工進行生產輔導的老採煤工費多爾·亞列克賽葉維奇·柯茲洛夫，機師亞歷山大·雅科甫列維奇·齊切甘及許多其他的人，都在這個礦井工作。關於他們的勞動功勳，不但本區的無線電台幾乎天天廣播，甚至斯大林諾和莫斯科的無線電台也是常常廣播的。

這些先進工作者帶動了礦井的全體人員，所以我們礦井在全蘇聯礦工社會主義競賽中，不只一次地奪得了冠軍。

「在這裏既有可以向他學習的人，也有可以學習的東西，」我在開始第一次截煤的時候，對自己說。「只是必須做一個細心的小學生。」

沒有做過礦工的人決不會理解在上第一天所籠罩着我的那種歡欣鼓舞的心情：呵，我又到礦井裏來啦，我又獻身於自己所喜愛的勞動啦。

只下礦井參觀過一兩次的人，一定會覺得地下坑道設備——巷道，石門，採煤工作面，人行道——是昏暗而悶氣的。可是，礦工對於這些東西却是另眼看待的。

如果你進巷道去接班，看到礦井內的坑道設備，心裏就一定會充滿自豪的心情。因為，這是我們礦工修建成的。穿過鋼削刀往往都切不動的堅硬砂岩層開闢出一條道路的是我們，鑿穿花崗岩和石灰石的是我們，阻止了流沙和地水的也是我們。我們在黑洞洞的地下找到了寶貴的能量層。我們把這種「能」從地下送到地上，而它就可以使機器動轉，供

給照明和取暖。

我們對於這樣的勞動怎能不引以自豪呢！

……當我到礦井一個月之後，我就已經開始與最優秀的採煤工們進行競賽，有些天，雖然我那個採煤工作段裏的煤層中夾雜着許多黃鐵礦，可是，我却達到了同他們一樣的產量。

「你幹得很不錯，」常常到青年礦工採煤的工作面來的採煤工兼教師費多爾·亞列克賽葉維奇·柯茲洛夫，有一回這樣誇獎我說。「馬上可以看出，你是上過哥爾洛夫卡的學校的。你既會看礦脈，也會躲閃黃鐵礦，不正面去開它。只是有一點，你應該注意，岩石擠壓煤層的情況，這樣，你的工作就可以更省勁兒了。」

我依照老礦工的忠告，開始仔細觀察煤層和坑頂坑底的情況。當我覺察出煤層上面的岩石在擠壓（壓碎及很好地撞裂）煤層之後，我就不把風鎬開到十足馬力了。煤更好地「從煤層上走下來」，手也不那麼累了。

許多年前我聽到礦工之間有一句諺語：「眼尖省力」——在這個時期，我相信這個諺語是很正確的了。我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通曉了觀察我所在的工作段的「礦工科學」，我學會了根據剛能看得出來的徵兆辨識煤層性質及其周圍岩石性狀的本領。這使我由煤層中掘煤的時候大大地節省了體力。可是，我當採煤工的時間並不長。

不久，依照黨支部的建議，我和其他的一些同志就被委託去試驗鉤煤機。試驗和運用

能使採煤工免除手工勞動的機器，這是一樁使我們所有的人都特別歡喜的事情。

一九三一年，常黨和政府對各級黨組織、蘇維埃經濟機關、工會和青年團組織發出「關於頓巴斯採煤工業的任務」的歷史性通告之後，在礦井中，差不多所有的生產過程都機械化了，只有在陡峭煤層上，採煤工依然用風鎬刨煤。雖然這種工具已經大大減輕了礦工的勞動，可是，畢竟還沒有使他們完全免除費力的操作。

鉋煤機利用鐵鎚打碎大塊煤，它完全代替了採煤工們的手工勞動。在鉋煤機工作的工作面裏，只剩四個人——司機及其助手，兩名支柱工，代替了二十至二十二個人。

鉋煤機的重量在三十噸以上。把如此沉重的機器懸在粗索上，在煤層厚度（即坑頂和坑底間的距離）為零點八至一公尺的掌子裏使用它，是非常困難的。經過幾次試驗，困難立即就顯露出來了。

那些常到鉋煤機工作面來的採煤機設計師們徵詢我們的意見。進行試驗的人向他們講述了工作進行的情況和觀察所得，並且提出了一些建議。有一次，我建議去掉一個重約三百公斤的裝置。沒有這個裝置，機器也照樣能够很順利地開動。

第二天，有一位工程師對我說：「蘇果尼亞科同志，你的建議是很對的。我昨天檢查了技術圖樣，計算了一下，得出了結論：沒有這個裝置也可以。過去，我們在採煤工作面上來回多餘地拖了三百公斤……你這回提醒了我，必須減輕機器的重量。靠什麼來做到這一點，讓我們共同地研究一下吧。」

第一個合理化建議的成功鼓舞了我。我開始更加仔細捉摸：每個零件執行什麼樣的工作；它上面還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我很想在鉋煤機的構造中加進一些自己的意見。在軍隊裏所獲得的那些知識，特別是在無綫電和遠距離自動操縱方面的知識，這時候都有了用。

我們跟設計師們共同進行研究減輕機器的重量，這個工作差不多幹了半年。鉋煤機的重量減少了三噸——也就是十分之一強。機器比較容易使用了，它的生產率也大大提高了。

由於研究運用鉋煤機，而使我的眼界也擴大了。當時，我必須讀很多書，注意看技術書籍，並且，最主要的是與設計師們共同解決利用新機器的問題。我初次體驗到了創造的莫大歡喜。

*

採煤機製造業方面的設計師們在哥爾洛夫卡的幾個礦井中試驗各種採煤機以及其他帶有在陡峭煤層中切煤和碎煤裝置的機器，差不多已經有二十年之久了。雖然也有一些成就，可是這個問題却沒有得到良好地解決。就是鉋煤機也沒有能完成這個任務。

*

煤業部部長札霞迪科在視察過鉋煤機的工作之後，他建議開始創造開採陡峭煤層所用的機器。部長並向設計師們指示了用新機器碎煤的原則。按照札霞迪科同志的意思，這種機器不應當是切割煤層，而應當是打碎煤層。除此而外，煤層應當從上（通風巷道）向下（運輸平道）開採。在以前，煤層都是從下方（也就是從運輸平道向通風巷道）開採的。

當然，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隨在機器後面給採煤工作面架頂柱的話，機器如何能由運輸平道返回通風巷道呢？要知道，頂柱會形成一種特殊的籬笆，機器是不可能從中通過去的。

札霞迪科同志建議製造一種可以隨時裝卸的機器，以便在截開煤層之後，可以將機器拆卸爲其開動時的一半大，那末，就可以從前方頂柱和煤層之間的小通道中（寬九十分），把它向上吊起。機器在開動的時候，寬度爲一公尺半，但拆卸後，其寬度應成爲七十五公分。

由於兩年的頑強工作，國立採煤機器製造業圖案設計與試驗所（俄文簡稱「Гипрошапмаш»）的全體同人，在著名設計師托布奇葉夫（現已獲得斯大林獎金）的領導之下，創造出來了陡峭煤層採煤聯合機——KKT-1式。

在我們試驗採煤機的那個時期，由莫斯科給我們礦井運來一架 KKT-1 式聯合採煤機。

下班以後，我常常到試驗 KKT-1 式的工作段去觀看這架新型聯合採煤機工作的情况。我報名加入了 KKT-1 式聯合採煤機司機訓練班，我在訓練班中詳細搞清了這種機器的構造，研究了聯合機在採煤工作面工作的圖樣，知道了在試開的最初幾個月間發現了一些缺點。

知識多了總是有用處的。此外，我也正如我們這裏的許多礦工一樣，相信在試驗過這

種機器的試樣以後，一定會開始大批製造新型聯合機，因此也就會需要很多的駕駛員。

在停止試驗鉋煤機之後，他們又把我調到開採工作段去做採煤工。

又過了幾個月。

有一回，我們礦井的總工程師札斯塔文科找到他那裏去。

「蘇果尼亞科，是這麼一回事，」札斯塔文科同志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想託付給你一件重大的工作。在我們礦上，使用「 Σ 」式聯合採煤機的情況還不够好。機器倒不錯，然而，工作段上的情況却不大好。因此，我們想加強試驗機器的工作隊。聯合採煤機是一種新機器，正如大家所說的，新機器在最初使用時並不能絲毫沒有毛病。可是，您是一個黨員，當然會理解到：把聯合採煤機順利試驗成功，這是全礦井黨組織的光榮事業。我們一定要做到使機器正常地工作，這是我們全體人員的榮譽。你可以考慮一下……明天黨支部要開會。假如你同意，我們就把你和別斯索諾夫編在一個工作隊裏。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司機，在聯合採煤機的改進方面，也有過不少的貢獻。」

這正是我日夜想望的事情，我豈能不同意做「 Σ 」式聯合採煤機的司機呢！

我自然知道得很清楚，擺在面前的困難是不少的。正如在試驗任何機器的試樣時一樣，我們必須耗費很大的精力。然而，這個工作却依然把我吸引住了，因為它是一件巨大的、富有意義的工作，它不僅對於我們這一個工作隊，就是對於開採陡峭煤層的多少萬名礦工，都具有莫大的意義。

友誼關係

有些人想像採用新型聯合採煤機就是這樣一回事：把機器送到礦井裏去，把採煤工作面準備好——好啦，採煤吧。

但是，事情並非如此。在試驗過程中，必須檢查機器上的許多結合部分和零件，制定使用聯合採煤機的規則，規定截煤的規則。

自開始試驗聯合採煤機起，已經過去好幾個月了，但是，還不能誇口說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卡岡諾維奇同志在斯大林諾市全頓涅茨斯達哈諾夫式礦工和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說：「每一個經濟部門都有自己的技術監督指標……在採煤工業中，在機械化採煤的條件下，主要技術定額就是鉋煤機的循環。」如果一晝夜在採煤工作面完成一個循環，那就說明了礦井裏很好地使用了採煤機。

拿定額比較一下，就看出來「 $\Sigma \Sigma \Sigma$ 」式聯合機的使用情況很不好。我們有時候兩三晝夜才能完成一個循環。

阻礙工作的究竟是什麼呢？須知，機器是很好的。也許，我們還沒有學會正確地使

用它吧？但是，問題就在於此嗎？當時，我剛剛開始在試驗工作段上工作，對於全部的情況還不很了解。我和我的換班人、聯合機手格利高里·別斯索諾夫交換了意見。我們兩個人做了總結。我們只發現在機器的準備動作方面浪費的時間過多，此外我們沒有能够查明造成停歇的其他原因。

「我覺得在機器的構造方面必須修改一下，」別斯索諾夫對我說。「喂，你看見上開瓦的支架了嗎？這個零件看起來並不特別重要，可是，我們却因為它而停歇過好幾個小時。如果支架彎曲了，那末，我就不能夠工作。我已經建議另裝了個比較堅固的支架，現在，它是不會壞的了。」

別斯索諾夫也講述了，根據聯合機手及其助手們的建議，對機器進行的一些其他改進。

聯合機手西多洛夫斯基曾經發現，在鬆軟的地面上，機器的腳爪會陷到土裏去，聯合機也就要走得慢一些了，因此，他便提議在下爪底上墊一塊加寬的木板。這種改革大大加速了機器在鬆軟地面上的前進活動。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根據試驗者的建議，在減速器轉動部分的上方銅輪轂上面罩了一個特製的蓋子；這個蓋可以使碎煤末不致進入輪轂內。同時，爲了不使切刀軸變彎和斷裂，就開始改用特種鋼來製造這種軸。

別斯索諾夫對我說：「我們跟國立採煤機器製造業圖案設計與試驗所的代表——工程